

資產階級篡奪領導權的 三個典型事件



光明日報社編印

前言

• 1 •

本書所輯的是，在偉大的反貪污、反盜竊運動中所揭發出來的，資產階級有組織、有計劃地向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猖狂進攻，陰謀篡奪領導權的三個典型事件：（一）江門市事件。這是資產階級的不法分子打入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內部，竊取民主黨派組織作爲進攻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掩護和跳板，篡奪江門市的領導權，因而使江門市人民政權根本變質，使國家和人民遭受了嚴重損失的事件。

（二）重慶「星期四餐會」事件。這是資產階級的不法分子有組織、有計劃地組成龐大的壟斷和盜竊集團，集中力量向國家大舉進攻，企圖在經濟上要把國營經濟置於私人資本的控制之下，在政治上要使人民政府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同時，使出毒辣手段，排擠和併吞中小工廠，企圖取得獨占的經濟利益，嚴重地損害了國計民生的罪惡事件。（三）蛟河縣事件。這是資產階級的大盜竊集團，「分兵一路」，進攻我們的縣政權的一個嚴重事件。

在偉大的反貪污、反盜竊運動中，揭發出來的與此相類似的事件是不少的。但只就這三個事件，就已經有力地證明了：資產階級三年來有組織、有計劃地發動對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民主政權的猖狂進攻，到了怎樣驚人的嚴重程度。

目錄

一、前言

二、江門市事件

(一) 民盟江會分部事件的教訓……………光明日報社論 (一)

(二) 奸商文植廣等竊踞民盟江會分部進攻工人階級的罪惡活動……………光明日報報道 (五)

(三) 記取江門市事件的慘痛教訓……………

堅決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四) 關於民盟江會分部事件的檢討……………

(五) 江門市委發生嚴重右傾錯誤的根本原因……………

三、重慶「星四聚餐會」事件

(一) 評「星四聚餐會」……………人民日報社論 (二七)

(二) 記重慶奸商所組織的「星四聚餐會」的罪惡活動……………新華社報道 (三一)

(三) 再記重慶「星四聚餐會」的罪惡活動……………人民日報記者林里報道 (三六)

(四) 三記重慶「星四聚餐會」的罪惡活動……………人民日報記者林里報道 (四一)

(五) 重慶市破獲「星四聚餐會」經過……………人民日報報道 (四七)

民盟兩方總支部主任委員 李章遼 (一一)

中國民主同盟廣東省支部 (一七)

中共粵西區黨委第三書記 武光 (二二)

四、蛟河縣事件

- (一) 清除貪污蠅化分子，純潔黨的隊伍
- (二) 資產階級進攻蛟河縣人民政權的罪惡活動

東北日報社論（四九）
本刊綜合報道（五三）

民盟江會分部事件的教訓

光明日報社論

今天本報所發表的以文植虞、劉錦沛爲首的奸商集團，竊踞民盟江會分部領導機構，使民盟江會分部變成資產階級的御用工具的事件，有力地說明：民主黨派組織有可能被不法資產階級利用作爲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進攻的掩護和跳板，因而各民主黨派各級組織，首先必須在領導機構內部展開批判資產階級腐化墮落思想的鬥爭。

有些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說：資產階級並沒有進行什麼有計劃的進攻，更談不到猖狂的進攻。民盟江會分部事件徹底揭露了這種說法的荒謬。文植虞等奸商處心積慮地研究江門市領導幹部的弱點，分別情況，進行腐蝕。有的以「捧場」來麻痺，有的以跳舞來引誘，每次宴會之前作佈置，每次舞會之後作總結，發展資產階級鋪張浪費，荒淫無恥的生活方式，無所不用其極，這不是有計劃的進攻是什麼？江門稅務局長賈志勇遵照法律評稅，奸商們就高呼「打倒」，賈志勇被他們俘虜之後，就「慷慨」地替他造舞廳，這不是有計劃的進攻是什麼？資產階級把爪牙派進了民政科、工商局、稅務局當坐探，從而控制了這些國家機關，這不是猖狂的進攻是什麼？這些不單是有計劃有組織的進攻，而且是肆無忌憚的猖狂進攻。

有些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說，資產階級沒有企圖奪取領導權。民盟江會分部事件也有力地駁斥了這種謬論。被奸商們派進政府當了工商科科長的何直，公然宣稱「代表工商界利益」，奸商坐探余輝鑑每天向文植處等報告政府工作情況和經濟機密，這還不足以說明資產階級是在奪取領導權嗎？以支持土地改革爲目的的城鄉聯絡處被奸商們用作庇護地主惡霸的機構，明碼實價，改變衡器的政府政策，被奸商們用作對勞動人民加重剝削的機會，以十七億元修建腐蝕革命幹部的「工商界文化宮」，而擴充工人子弟學校則僅僅撥款數百萬元，這還不足以說明在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下，人民政府的政策已變了樣，政權已變了質嗎？很明顯，文植處等不但使奸商集團大量盜竊國家財富，並且進而把政府工作人員收爲己用，使他們爲資產階級服務。

從民盟江會分部的領導權被資產階級所篡奪這一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資產階級向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領導機構猖狂進攻的嚴重事實，看出資產階級腐化墮落思想統治民主黨派領導機構，因而使民主黨派組織蛻化變質的的嚴重危險。民盟是接受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的，文植處、劉錦沛等的所作所爲，却是與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民盟是以共同綱領爲自己的政治綱領，並以鞏固人民政權爲其政治任務的，文植處等却違背共同綱領，腐蝕、收買國家幹部，敗壞人民政府的威信，使人民政府和勞動人民脫離。民盟是以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領導爲領導思想的，文植處等却不遺餘力地推廣資產階級的腐化墮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風。這樣，在文植處、劉錦沛等操縱之下的民盟江會分部，就完全違背了民盟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使江會分部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完全被資產階級的反動力量所竊取，使江會分部的領導機構完全蛻化變質，成爲資產階級進攻工人

階級和人民政權的堡壘和御用工具。文極處原來是和日寇及國民黨特務密切勾結的私黨惡霸，本是鎮壓的對象。但是當他鑽進了民主黨派，竊取了領導地位以後，就具備了麻痺政府領導幹部的警惕性的優越條件，而便於運用其慣衣砲彈，對人民政權和國家機關進行惡毒的進攻。

民盟江會分部事件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唯利是圖的不法資產階級分子對於工人階級和人民政權的進攻是極端惡毒，極端危險的。在實質上這個進攻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階級進攻，是以篡奪領導權為目的的階級進攻。任何人忽視或無視這一點，就犯了嚴重的錯誤。在這次偉大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革命鬥爭中，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內部，各民主黨派的內部，特別是其各級領導機構的內部，必須堅決地打退資產階級的進攻，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腐化墮落思想及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以加強人民民主統一戰綫，進一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

(三月十一日)

奸商文植虞等竊踞民盟江會分部進攻工人階級的罪

惡活動

光明日報報道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於三月一日舉行了第五十一次會議，會上討論了民盟廣東省支部二月十日第七次支部委員會關於撤銷江會分部委員會及處分該部委員文植虞等的決定，認為民盟廣東省支部處分江會分部的決定是一種正確而即時的措施，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此項決定已予以同意。

民盟廣東省江（江門市）會（新會縣）分部自成立以來即為資產階級分子文植虞等所篡奪，把江會分部變成了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進行猖狂進攻的御用工具，這是一件十分驚人的嚴重事件。這一事件最近由中共粵中地委在深入檢查中共江門市委工作中被揭發出來以後，民盟廣東省支部對此極為重視，當即派葉春前往江門市進行調查，並於二月十日舉行第七次支部委員會議作出決定：立即撤銷江會分部委員會，並以李軍、蔡浩強、方惠民、楊希聖、曾文庸五人為江會分部整理委員進行整理；開除文植虞、劉錦沛、何直、余鍾鎮的盟籍，並建議政府加以逮捕，依法嚴懲；停止江會分部主委兼粵中區盟務指導員何巴樞一切職務，進行反省，視其反省徹底程度再行處分。（據悉何巴樞已於二月下旬病故。）並將此項決定報告了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並電告中國民主同盟總部。

民盟廣東省支部於去年八月即已發現江會分部在思想上的嚴重變化情況，當時曾由該部負責同志向江會分部提出警告，要求迅予糾正，但由於思想麻痹，未能及時深入、徹底了解江會分部已為資產階級所竊据的事實，未能及時予以糾正，以致造成這種惡果。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獲悉上述情況後，亦於二月二十七日召開了第八次會議，同意了民盟廣東省支部這一對江會分部所採取的緊急措施決定，並要求廣東省支部從思想上、工作上深入檢討領導上的錯誤，作出總結；同時並決定將江會分部事件通報各級組織學習，深刻體會此一事件的嚴重教訓。

江門市是廣東省新會縣一個六萬人口的繁榮的商業城市。在一九四九年春天，正是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大舉渡江南下解放全國的前夕，中國民主同盟華南地下組織在中共領導下，為配合解放華南的工作，曾經積極爭取一切願意投奔人民、參加革命的人入盟，在這種情勢之下，江門市的資產階級不法分子文植虞、劉錦沛、何直、余鐸鏐等即乘隙混入了民盟組織。

文植虞原是一個收購鑄鐵販賣鴉片的投機商人，一個當地著名的惡霸。當新會被日寇佔領期間，他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廣陽指揮部任少校聯絡員（即特務組織中的情報組組長），經常與日寇勾結做販賣鑄鐵、鴉片、槍枝的勾當，並與新會的四大天王趙其休、曾國璇、高勤、陳培等勾結一起，無惡不作。日寇投降後，文植虞投靠曾任偽新會縣長的中統特務黃槐庭，擁黃槐庭為新會偽參議長，文自己則任偽參議員，主持組織「三新俱樂部」，繼續經營販賣走私的買賣。一九四九年華南解放前夕，文植虞眼看國民黨反動派大勢已去，於是便跑到香港，投機鑽入民主同盟。在江門解放之後，文植虞等四人運用其在舊社會的複雜關係，偽裝積極進步，竟獲選為民盟江會分部委員。文植虞更以民盟組織

爲掩護，參加了支前工作，並打入江會軍管會工作，其後他在安置了他的爪牙何直、余鍾鏢等參加接管工作後，他自己即退出政府機關，接收僞商會的攤子，集合一班地主、惡霸、奸商劉錦沛、馮永康、謝南、余貞灼等組織江門市工商聯籌委會，由文植處任主委、謝南任副主委，劉錦沛任秘書主任，其餘均分任委員。同時，文植處等又用糖衣砲彈把民盟江會分部主委（兼粵中區盟務指導員）何巴柄打得麻木不仁。民盟江會分部共有委員七人，四人爲資產階級不法分子，主委又成爲他們的俘虜，這樣，他們不但掌握了江門市工商聯，同時操縱了民盟江會分部，把民盟江會分部變成了資產階級進攻工人階級的御用工具。

這批資產階級代理人在他們的醜惡計劃初步成功之後，即用「派進來」和「拉過去」的方法展開了向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攻勢。首先，他們把何直「派進來」充當江門市人民政府工商科代理副科長，余鍾鏢「派」充江門市人民政府民政科副股長，並把另一不法分子史鵬遠「派」充江門市人民政府衛生科副科長兼仁濟醫院指導員，另外在江門市稅務局中安置了七個幹部。他們派遣大批「坐探」打入人民政府內部，胆大妄爲，達於極點。例如，何直在執行工商政策上完全聽從資產階級的指揮，還公開對人說：「我是代表工商界的利益的。」余鍾鏢進市人民政府工作時，某資本家竟對他這樣說：「是我們派你參加政府工作，你是代表我們的，不要以爲你是個人參加工作。」余鍾鏢每週要向這些資本家作一次「書面報告」，將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情況和國家貿易機關的商情一一報告他們。文植處等還公開假借民盟的名義，歪曲地說江門市工商界是由民盟領導的，藉以對抗共產黨的領導。

這批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用聲色貨利的糖衣砲彈向革命幹部猖狂進攻，從下邊的事實可以看出已經

到了毒辣無比的程度。

文植處等控制了江門市工商聯後，由去年三月起到年底止，向全市工商界用每月按照營業額非法抽收千分之三的「附加」的方法，榨取人民幣十八億元建築了一座「工商界文化宮」。這座「文化宮」裡面有可容千人的大舞廳，僅攤池磨滑工程便費了六千萬元，室內傢具沙發子、椅子，都要派人到香港買外國貨，文植處自稱這是「華南第一」。這批資本家企圖利用這座「華南第一」的「文化宮」作爲工具，以資產階級荒淫無恥的生活方式來腐蝕政府工作幹部。他們經常以阿諛逢迎、請客送禮種種卑鄙手段，腐蝕個別領導幹部。中共江門市委第一副書記、江門市人民政府市長羅哲民，便是他們進攻的對象之一，他們對羅哲民極盡逢迎之能事，在羅哲民某次參加資本家的宴會時，這批資本家竟恬不知恥地高呼「羅市長萬歲」，而羅哲民亦認此爲非常「榮耀」，對資產階級的胡作非爲，完全不加警惕和過問。他們阿諛中共江門市委副書記馮光「辦事有毅力」，阿諛江門市人民政府秘書主任黃子彬「彬彬有禮」，他們在宴會席上高呼「馮光萬歲」、「黃子彬萬歲」。黃子彬還經常隨文植處到廣州住大酒店、跳舞、大吃大喝，黃子彬要多少錢文植處都可在廣州支付。他們知道黃子彬等愛跳舞，便投其所好，常常在民盟江會分部俱樂部開「聯歡晚會」、「雞尾酒會」、「招待」那些被「拉過去」或企圖「拉過去」的幹部，美其名曰「聯絡感情」、「統戰工作」。文植處還叫劉錦沛從廣州帶回一個名叫黃潔如的舞女，名義上是做光明小學的教員，實際上是伴舞。他們並且佈置市內的舞女穿著幹部服裝伴舞來勾引幹部。文植處爲了使橫衣砲彈打得準，每一次開舞會之前都由他親自挑好舞伴，在工商聯或民盟江會分部內開會通宵達旦，商量如何才够排場，如何才够週到，每一次舞會完畢，又

親自召集他的爪牙進行「總結」。文植處會不止一次地對當地一些民盟盟員說：「我們的工作成敗關鍵都在於舞會。」他們使舞女黃潔如經常在江門設工民主黨的禮堂教他們跳舞。文植處還計劃開一個舞女訓練班，以便擴大腐蝕國家的幹部。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黃子彬是第一個被他們弄得昏頭昏腦的人，加上羅哲民的官僚主義作風的嚴重，將市府日常事務都交給黃子彬處理，而黃子彬竟至把公文送給文植處去批擬。這樣，江門市的工作就完全脫離了工人階級，脫離了人民羣衆的路線，而走了資產階級的路線。

這批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對於江門市稅務局的進攻也是很厲害的。他們在稅局內部安置了七個「坐探」，並進一步把稅局局長賈志勇俘虜了過去。在去年評稅的時候，由於賈志勇照上級規定標準評稅，他們便大事叫囂「稅收過重」、「負擔不公」，還居然在會議上大噪大嚷「打倒賈志勇」、「擁護黃子彬」。而當稅務工作人員去查稅時，文植處更狂妄地恐嚇他們說：「你們查稅不通過我，你們想不想收稅！」在這樣要靈無賴之後，他們便展開對賈志勇和稅局高級幹部的進攻。他們對賈志勇除經常的飲宴、送禮之外，並特別爲他設計一座設有六舞廳的稅局新址，市人民政府原批准建設費爲四億元，他們却慫恿他增加到十一億元，並非法斂歛七億餘元「慷慨」地「借給」稅局作爲建築費用。賈志勇在被俘之後，便對這些資本家的偷稅行爲採取了不聞不問的態度，放任他們大肆盜竊國家資財，如文植處所經營的菓欄行，兩年來就從未納過稅，而稅局還荒唐地送給他以「護稅模範」的稱號。據說稅務工作人員出去查稅時還得向文植處「請示」。這批資本家兩年來偷漏國稅的數目僅據初步統計已達一千萬元。

此外，這批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還千方百計的「攻陷」了廣州對外貿易管理局江門分局，俘獲了該局局長孫一之。首先，他們探聽了孫一之喜歡攝影，便由香港花了一千萬元買了一架攝影機送給他。這樣，文植虞便進一步勾結孫一之在港澳大做生意，並經常從孫一之那裡竊取國家經濟情報，獲取暴利。例如，政府將宣佈樟木停止出口時，文植虞等即竊取情報先期將二十萬斤樟木趕運出口；任江門市工商聯副主委的奸商謝南生一次竊取了洋紙批准入口的消息之後，就去香港、澳門大量囤積，兩天間一轉手即獲暴利港幣一萬餘元。

在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之下，江門市人民政府的許多政策在執行中都完全變了樣，例如在土地改革開始時，江門市的城鄉聯絡處完全不是城市人民支援農民的土地改革運動的機構，而成了包庇惡霸破壞農民運動的機構，該處由市長羅哲民掛名領導，實權却由資產階級所掌握，當新會縣東凌鄉農民要求逮捕大惡霸張文英時，他們立即通知並幫助張犯提取銀行存款五億元舉家逃亡。他們大叫農民運動「過火」，說：「如不『糾偏』，不知連累多少商號要倒閉」。他們爲着企圖「緩和」農民的鬥爭，籌集兩億元送給新會縣人民政府作「土地改革宣傳費」，先交了六千萬元，後來看見農民鬥爭情緒高昂，「收買政策」失效，便索性不再送錢了。同時，江門市的資產階級還掌握了江門市人民政府的許多部門，（甚至江門市婦聯部被幾個資本家的太太掌握了。）使政府許多工作都按照資產階級的方式來進行。例如江門市人民政府竟花了四億多元去建築五座「洋廁所」，而只撥幾百萬元去「擴充」工人子弟學校。在納稅時，這批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便假借「集體納稅」的名義把稅款包下來，在抗美援朝捐獻武器時他們也包下來，然後再由他們向全體中小商人實行攤派，從中上下其手。他們不

但大肆偷稅、漏稅，連對捐款也不肯放棄可恥的盜竊行爲，他們把工人增產所得的捐款私自侵吞了，把江門市人民捐款的手榴彈捐款一億二千五百八十二萬元作爲他們的「小公家」，另外還私自挪用了一筆難民寒衣捐款五千多萬元。另一方面，江門市工商聯還可以非法征稅，除上邊所述的營業「附加」外，還違法征收「房產交易稅」，工商界到工商聯寫證明也要收「見證費」，農民在市場賣一隻雞，一担青菜也要繳納「公秤稅」。他們經常操縱物價，在「同業聯營，明碼實價」的招牌下，提高物價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使江門物價較鄰近任何地區爲高，嚴重地損害了勞動人民的利益。江門市工商聯還可以發號施令，可以逮捕人民。文植虞出入還公然帶着兩個「警衛員」跟着。文植虞平日生活豪華，鋪張浪費達於極點，關於他的貪污浪費事實，現正清查中，但單只他在江門市工商聯經他手貪污浪費的人民財產即達七十億元。

江門市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猖狂進攻的事實被揭發後，廣東省人民政府爲堅決糾正江門市工作的嚴重錯誤，已撤銷了江門市市長羅哲民的一切職務，並解除了黃平彬、何直、史鵬達等的職務，江門市稅務局局長賈志勇亦已撤職，決定對江門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進行徹底整頓。中共粵中地委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的指示和幫助下，已在江門市的黨組織內展開批評右傾思想和肅清資產階級腐蝕的鬥爭。

文植虞等竊據民盟江會分部，霸佔江門市工商聯，向工人階級展開猖狂進攻，不但使國家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同時也損害了勞動人民和小商人的利益，引起了江門市全市人民的憤慨。江門市人民政府接受羣衆的要求，已將文植虞予以逮捕。江門市各界人民一萬四千餘人於二月二十一日舉行了控訴大會，登台控訴文犯罪行的達三十餘人。這個罪大惡極的奸商現正等待接受人民最嚴厲的懲罰。

記取江門市事件的慘痛教訓，

堅決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主任委員 李章達

資產階級發射糖衣砲彈攻陷了粵中重鎮江門市的慘痛事實，是對我們工人階級、各民主黨派、一切革命工作者和全體革命人民的一個驚心動魄的警鐘！我們應該通過這一事件，深刻認識資產階級三年來向工人階級、共產黨、人民政權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進攻是有計劃的、猖狂的、惡毒的。如果不堅決打退資產階級這個反動的進攻，我們就將有亡國亡頭的危險，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萬分真實的。

首先，江門事件證明，資產階級的進攻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資產階級不法分子文植虞本來是一個收購錫鑛販毒走私的私梟，在華南解放前夕，他眼見蔣匪幫大勢已去，即以「長綫放遠鰲」的手法，來到香港，利用民盟地下鬥爭狀態下組織鬆弛的弱點，乘機打入民盟組織，同時拉同其爪牙劉錦沛、何直、余鍾鏞等一同混入民盟組織，這樣，資產階級便完成了他的反動進攻的第一步準備工作。解放後，文植虞等偽裝積極進步，蒙蔽領導和羣衆，篡奪了民盟江會分部的領導權，然後便憑藉民盟

組織，並在江門市資產階級頑固集團的支持策劃下，把江門市工商聯一把抓在自己手裡，並通過「派進來」、「拉過去」的方式，把資產階級的狗腿分別安置在江門市人民政府內，甚至市婦聯也掌握在幾個資本家的太太手裡，城鄉聯絡處掌握在幾個地主惡霸手裡。這樣，資產階級建立了陣地，編成了隊伍，發動進攻之局已成。市府民政科，工商科的代科長，副科長都是資產階級在國家機關中的「坐探」，他們就任時資本家就說明「你是我們派進去的，要向我們負責」，工商科的一羣是自稱「我們是代表工商界的」的人物。看吧！事實就是這樣，難道還能說資產階級三年來的反動的進攻是沒有計劃，不是事先佈置的嗎？難道還能說這種進攻是個別資本家的品質問題嗎？完全不是，資產階級三年來的反動的進攻，是由資產階級唯利是圖，自私自利，損公肥私，不勞而獲的階級本質爲出發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全階級性的行動。

其次，江門事件證明，資產階級的進攻是非常猖狂和惡毒的。資產階級所用的糖衣砲彈，不外是聲、色、貨、利。資產階級不法分子文植處等一方面用高呼「萬歲」來麻痺我們的革命幹部，助長我們革命幹部的驕傲自滿情緒，摧毀他們對資產階級的警惕性，然後就用行賄、送禮、色情、宴飲，一整套資產階級墮落腐化生活方式來腐蝕我們的革命幹部。他們舉行一次宴會要研究半天「菜色」；他們請來舞女穿起幹部制服伴舞，舞會完畢，便召集爪牙「總結經驗」，也就是說：檢討檢討他們的糖衣砲彈有沒有擊中，打傷和毀滅我們的幹部！正當我們江門市勞動人民飽受蔣匪幫搜刮剝削，又大力支援解放戰爭，生活還十分艱苦的時候，愛財如命的資本家們却以十八億元的巨資興建「工商界文化宮」，作他們腐蝕我革命幹部，傳播資產階級墮落腐化生活方式的大本營，而它的一磚一石，都莫不